

又逢一年音乐考级时,钢琴、古筝、大提琴轮番开考

# 琴童不快乐,能怪音乐考级吗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学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?看到马路上背着乐器的琴童,有多少人注意过他们的表情;听到小区里的钢琴练习声,是否能想象练琴者的表情……

寒假,又是一年音乐考级时。许多就读于中小学生的孩子,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,都在这个时节陆续走进音乐考级的考场。几天前,春季古筝考级刚刚结束;这个周末,春季大提琴考级即将开始。上海音乐学院冬季钢琴考级则于今天正式开考,上海及周边地区共计约有5000人报名,是近期申城音乐考级中报考人数最多的一门。学钢琴的琴童基数之大,在所有音乐考级项目中始终领跑。

近年来,音乐考级热一直饱受争议,许多琴童家长一谈考级就会变得“很淡定”。对此有专家表示,不能片面地认为考级本身一无是处,需要纠正的是对音乐考级和音乐学习的误解。部分对学琴目标认知不清的家长以及某些培训机构,往往是助推考级焦虑的源头。

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音乐,考级也只是衡量音乐水平的评价体系之一。考级看的是考生对音乐的深入理解,而非机械化的技术展现。为求过关,家长一味追求级别,误把考级视为评判孩子学琴水平的唯一标准;孩子为拿证书,浪费时间与精力在不合理的练习上,像这样以考级为目的去学琴,实在大荒谬。

面对“着急”“盲目”的考级心态,专家提出建议,包括钢琴在内的乐器学习要回归初心。学音乐的初衷,是让孩子接触、享受音乐艺术,教学中也应鼓励和提高其主动性、独立性和创造性,让琴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音乐的美丽,使音乐可以陪伴他们成长。

考级就是“复刻”三首曲子一千多个音符?

为什么要考级拿证书?上海音乐学院教授、音乐教育家丁芷诺表示,现在很多孩子在学习乐器,却根本没有从音乐中收获快乐;某些培训机构把技术放在第一位,动辄要求学生每天练琴数小时,练习曲弹奏一遍又一遍。丁芷诺说:“以功利为目的的考级,严重伤害了孩子的学习热情,他们不仅学不到知识,还会对乐器甚至音乐产生憎恨。”曾有媒体报道,有琴童长期被迫训练,在考级之后对音乐毫无兴趣,再也不碰琴了。

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音乐,考级也只是衡量音乐水平的评价体系之一。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、钢琴家赵晓生看来,近年来学钢琴的孩子越来越多,整体水平却不乐观,原因在于某些家长和培训机构不尊重琴童自身发展规律。赵晓生担任钢琴考级评委时,曾碰到一位考生,第一次考二级时水平还不错,一年后却报考了九级,结果弹得一塌糊涂。“这孩子告诉我,跳级考试是他父亲的决定,其父认为反正考级只要考三首曲子,加起来也就一千多个音符,他只要每天完成三个音符就可以完成任务了。”赵晓生进一步追问,才知道这位琴童是由其父亲教的,但他父亲完全不懂钢琴,像教打字一样教孩子学会了考试曲目。“考级看的是考生对音乐的深入理解,而非机械化的技术展现。为求过关,家长一味追求级别,误把考级视为评判孩子学琴水平的唯一标准;孩子为拿证书,浪费时间与精力在不合理的练习上,像这样以

考级为目的去学琴,实在大荒谬。”

音乐教育就是一间几平方米的练琴房,一架钢琴?

其实除了考级,在乐器学习中还存在不少认知上的误区。比如:只注重基本功,却忽视了提升音乐素养。不能否认,音乐的演绎需要通过过硬的技术来表现,可有些琴童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级,在音乐知识方面却是“白丁”。他们不仅说不出考级曲目的年代、音乐风格、创作背景,更有甚者,连乐曲作者是谁都不知道,更遑论对作品有深入的理解。

面对这些“着急”“盲目”的考级心态,专家提出建议,包括钢琴在内的乐器学习要回归初心。学音乐的初衷,是让孩子接触、享受音乐艺术,教学中也应鼓励和提高其主动性、独立性和创造性,让琴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音乐的美丽,使音乐可以陪伴他们成长。

本报讯 (记者陈熙涵)囊括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撰著全部作品的《史铁生全集》日前面世。作家莫言曾说过:“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,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,更是一个伟大的人。”《史铁生全集》是2016年审核批准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,全集共350万字,按体裁分为各类小说、散文随笔、剧本诗歌、书信、访谈等12卷。史铁生广为人知的《我与地坛》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等各类小说、散文随笔和从未发表过的诗歌、书信、读书笔记与早期创作等皆收入其中。北京出版集团自作家逝去之后启动全集的编纂,历时七年完成全集编纂。从史铁生电脑中筛选、提取原始文件,拟定卷目篇目,到征集散文稿件书信,由史铁生夫人陈希米女士全程参与。

## 历时七年精心编纂 《史铁生全集》出版

“身体无论强弱,快乐都是目标。而健康的精神,则不仅可以享受快乐,更能够应对苦难。”在当代作家当中,史铁生是经常能给人带来精神力量的作家,他特殊的身体状况和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,使其在中国文坛成为一段绕不过去的传奇。比如,他曾在《记忆与印象》中写道:“对于故乡,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:人的故乡,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,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,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;这心情一经唤起,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。”在《命若琴弦》中,他写下:“人不能没有爱,尤其不能没有所爱。不能被爱固然可怕,但如果你爱的本能无以寄托就更可怕。假如不能被爱是一条黑暗的小路,燃着爱的心还可以照耀着你前行,但倘若全无所爱,便如那绵绵的秋雨,把你的生活打的僵冷。”

据悉,此版《全集》首次辑入新收集到的史铁生书信70余封,史铁生珍藏多年的读书卡片50余篇、页边笔记330余段、有趣的自嘲或赠友人诗10余首、家庭生活照若干,还有传神画作10余幅;值得一提的是,全集收入了作家早期剧作两部,这两部作品此前从未进入过任何选本;必要处辑入“编者注”350余处,用以介绍相关人物和创作背景。在《史铁生全集》的编后记中,陈希米写道:“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全集,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给自己的爱人做全集,这是人生难得的可能。我告诫自己,这样的机会,无论怎样都该珍惜。”

《恋爱先生》收官,最受好评的却是父子戏、母女情

# 与生活的距离,关联着与好评的距离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昨晚,电视剧《恋爱先生》收官了。论收视率、网播量,它几乎一路领跑同时段剧集。但在口碑上,这部扯着“都市恋爱指南”大旗的轻喜剧,最受好评的却是其中的父子戏、母女情。这,就略显尴尬了。

若以“艺术总是源于生活,高于生活”的标准来衡量《恋爱先生》,剧中很容易列出一条“真相还原线”——程皓父子“嘴硬心软”的中国式亲情是观众再熟悉不过的现实戏码;以男女主角为核心的“多角恋爱”混乱关系是很多青年听说过却未曾经历的故事;男主角作为生活里常见的“一专多能、身份多元”的青年,其人物设置与行事做派很难匹配;至于女主角的职场背景,真实世界里大约是不存在的。

有着真实亲情的男女主人公,却谈着无比虚浮的恋爱,如此一半真实一半魔幻,其口碑的走势也与“真相还原线”休戚相关。

单看制作班底,该剧值得期待。编剧李潇名下有着《搭错车》《麻辣婆媳》《大丈夫》等佳作。她写人写戏幽默又温暖,细腻却也生猛,很能切中都市人的脉门。导演姚晓峰执导的《叶落长安》《虎妈猫爸》更是戳中过无数人的生活软肋。可信的人物,生动的剧情,是外界



对他二人合作所寄予的厚望。可惜自始至终,这点厚望仅在逼仄的小胡同筒子楼里得到了兑现。

不少网友留言,罗玥与母亲间争不断吵不散的母女情,程皓父子间相依为命又相互挤兑的相处模式,“看着看着就想到了自己”。

罗玥母亲得知女儿瞒着自己回国后,立刻飞往她所在的城市,但罗玥的反应是,“你总是对我的生活指指点点。现

实里,埋怨父母“管太多”却又永远感恩父母庇护的独生子女,岂止罗玥一人。程皓的父亲固执、嘴碎,有点愤世嫉俗,又时常说中要害。老爷子会嫌炸酱面没把面条和菜分开码放,又怨炒牛肉里垫的全是菜。但趁儿子起身去洗手间,他把仅有的五片肉都夹进儿子碗里——不苟言笑的他其实心底一片柔软,这模样太像你我身边的如山父爱。

如此有爱却不腻味的中国式家庭

相处,一旦观众从中找到自我镜像,共鸣可想而知。遗憾的是,无争议好评到此为止。

列在口碑第二阵营的,是爱情。有人总结了剧中的编剧法宝:无巧不成书。只要爱情的进程无法逻辑自洽,那就交给酒精、交通、招架等等意外巧合来解决吧。但也有人觉得,该剧“下饭”之处恰在于,它几乎囊括了都市男女在情感世界里与他人、与自己交的手、过的招。恋爱

电视剧《恋爱先生》想讲一个职场精英的恋爱故事,却只在胡同里的亲情戏份收获无争议好评,这绝非坏事。图为《恋爱先生》海报。

《马戏之王》没能继续《爱乐之城》的热度,与国内市场缺乏相关类型片消费习惯有关

# 歌舞片只有标榜“爱情电影”才能吸引观众?

■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

首周四天票房不过5000万元,预计总票房勉强过亿,顶着好莱坞“最成功逆袭案例之一”,由《爱乐之城》原班音乐团队打造的歌舞片《马戏之王》,却在中国市场成绩平平。无论是话题性还是票房,这部影片都无法与去年创造中国好莱坞歌舞片纪录的《爱乐之城》相匹敌。一年过去,究竟是歌舞片变了,还是中国观众的兴趣淡了?

“一言不合”就唱歌跳舞,观众不是很适应

“看到演员一言不合就唱歌跳舞太不习惯了。”这是大多数观众对于歌舞片的印象。2013年上映的音乐剧电影《悲惨世界》在全球揽下4.4亿美元票房,信心满满进入中国最终票房仅6300万元。正是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,影片《爱乐之城》在经历了中国区版权长时间无人问津的局面,引进后发行

方特意淡化了歌舞元素,将影片宣传更多地放在“爱情片”上。为了争取更多排片和观众,《爱乐之城》的主打广告语是“20年后,遇到爱”,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歌舞片并不受院线待见这一事实。最终《爱乐之城》在中国收获2.5亿元票房。

那么,《爱乐之城》换来的高关注度和一波观影热潮,为何来得快退得也快,没能帮上《马戏之王》一把?业内人士评价,这与国内缺少歌舞娱乐文化的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歌舞片是在有声电影诞生后与百老汇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,有着属于美国社会的本土基因。“没有音乐剧的土壤,歌舞片很难在中国生根开花。”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谈到,虽然《爱乐之城》非常成功,但是一部片子无法拉动整个类型的影片在国内的热度。对于目前的国内电影消费市场而言,歌舞片依旧不是消费主力。“或许时间间隔久一点,观众才会抱着尝鲜的态度走进影院看歌舞片。”

由于歌曲和舞蹈在影片中占据了大

量空间,歌舞片无法承载过于复杂的剧情,这也导致无法满足许多观众对于故事本身的需求。业内人士表示,与其他类型影片不同,歌舞片带动观众观影热情,靠的不是剧情而是情绪。本身就有着剧情短板的歌舞,在中国市场遭遇同期故事性和话题性强的《奇迹男孩》《第一夫人》《神秘巨星》等剧情片的竞争,劣势显而易见。

流行节奏加快,让歌舞片成为“衍生产品”

上世纪30年代歌舞片在好莱坞迈向成熟,之后的20年间达到巅峰,诞生了《雨中曲》《音乐之声》《西区故事》《窈窕淑女》等一批经典影片。之后,歌舞片不可避免式微,但是也有《红磨坊》等口碑不错的作品。和歌舞片相伴的则是一长串好莱坞知名演员的名单,如吉恩·凯利、朱莉·安德鲁斯、奥黛丽·赫本、娜塔莉·伍德、妮可·基德曼等,可以说正是一批既能演戏也能唱能跳的演员,撑起

了歌舞片的黄金时代。

而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,对于制作团队歌舞片也有相当高的专业门槛。歌曲、舞蹈、画面,三者之间流畅自然的结合才能够成就一部品质上乘的歌舞片。这也是我国本土原创歌舞片始终不够有起色的原因。“懂音乐的不懂舞蹈,懂舞蹈的不懂电影,加上能跳能唱的演员并不多,导致我国歌舞片还处于缺乏经验的阶段。”石川说。此前,国产歌舞片《天台爱情》一度火热,被业界认为其中有不少观众是冲着周杰伦去的,并非国产歌舞片类型已经获得认可。陈可辛的《如果·爱》尽管在圈子里口碑不错,却只取得了3000万元的票房。

与此同时,无法否认的是歌舞片已不再是世界电影的主角,而逐渐成为了音乐消费的衍生产品。有音乐人表示,随着流行文化节节奏愈发快速,一首歌、一段舞退流行的速度也随之加快,而制作周期相对较长的电影在这样的产业环境下并不占优势,要制作出一部受欢迎的歌舞片变得更为困难。



由《爱乐之城》原班音乐团队打造的歌舞片《马戏之王》,首周四天票房不过5000万元,预计总票房勉强过亿元。无论是话题性还是票房,这部影片都无法与去年创造中国好莱坞歌舞片纪录的《爱乐之城》相匹敌。图为《马戏之王》海报。

### 相关链接

## 这些影片的旋律你可否记得

剧,摆脱音乐剧舞台的限制,电影更好地体现了原著的时代背景与特征。一众演技派演员在片中开嗓献声,休·杰克曼在片中多次一气呵成的独唱段落令人印象深刻。影片获得了三座奥斯卡奖杯并提名最佳影片。

《如果·爱》2005年 陈可辛执导,周迅、金城武等主演 导演陈可辛请来在《名利场》等好莱坞影片中担任歌舞创作的法兰·考恩负责舞蹈编排。尽管陈可辛强调这是部歌舞片外衣下的爱情片,但影片的歌舞台面、灯光照明、配乐等都达到了好莱坞水准线。

《悲惨世界》2013年 汤姆·霍伯执导,休·杰克曼、罗素·克劳、安妮·海瑟薇等主演 影片改编自《悲惨世界》音乐

《一步之遥》2014年 姜文执导,姜文、葛优、周韵等主演 影片筹备时间长达四年,延续了姜文作品一贯的幽默色彩,并增添了更多浪漫的气质。《一步之遥》聘请了海外知名音效师,并在服装道具等方面花费大量心思。尽管面临“过于浮夸”“用力过猛”等批评,但影片最终取得了5.13亿元的票房成绩。